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二十二

漢口小對圖

漢口小對圖

優重民事宜○二月己未幸玉津園宴射○癸亥進呈張浚視師
又置邊事指揮上曰暫往措置邊防待朕批去有警即行不須擇
先是張浚奏虜勢未能動長驅江淮決無是事但三月間春草生
須防衝突乞明降指揮令臣往淮上視師無事則不須行又奏近日
外間往往謂臣與宰執議論不和便欲陛下用兵今日若能保守江
淮已為盡善萬一機會之來王師得勝虜衆潰散不得不為進取之
計是時陛下須幸建康亦望宰執協力湯思退奏虜人變詐無窮朝
廷規模要先定周葵洪遵奏今日之舉當量度國力上曰浪戰不可
須是機會不可強為卿等同心事無不立○戊辰進呈擬韓彥直知
舒州上曰親民之官不可輕授湯思退奏彥直嘗為郎官張浚又嘗
以為成閔隨軍漕上曰更且試之以事他日可以親民付之州郡未
晚也執退曰上於州郡如此不輕可以知願治之意也彥直世忠子
丙子上宣諭臣僚論列間有將臣剝削士卒以充饋賂可令學

論於飢寒利入於權門怨歸於公上一旦有警驅之萬死一生之
其斯乎言皇因臣僚論列亟發明詔丁寧戒諭而勅厲權貴之詞
尤嚴且言若明訓誠可以必罰無赦矣高宗紹興中嘗有詔曰
在位者必有所欲而後人得以因其所好以濟請託之私凡我
得其矣

五司畏少卿頃良弼往浙東點檢常平等倉辛巳良弼言比
上常平倉其間失陷借支壞爛失收米麥共二十七萬六千
碩并常平錢一萬四千四十餘貫乞委提舉官徧詣所屬剡
錢米備納如所償未足候收納秋苗日盡償從之○是月兩
月一亥臣僚言今入仕之數日以多故注官之闕日以遠吏
所忌憚人亦公然賦吏無所吝惜其弊有三一曰隱匿
例異同一曰摺摺小節臣謂凡今銓曹隨事生弊蓋不
部長貳郎官更行條具務令詳盡從之○丙申進呈

祭以
言
亦曾文賜銀絹上曰恐自此為例思退等奏前此朝士
亦有例送錢物欲送三百千與之上曰甚好思退等退

耗與言曰上雖此小支賜亦不肯為例可謂節儉之至也○已亥淮
東總領措置營田王菲言紹興五六年間置營田司臣嘗同領江淮
營田一營二年初年官收五分莊戶六分次年官與莊戶各五分紹
興六十官收約七十四萬頃莊戶所分一同繼被旨結局分隸諸路
司提領遂致人情觀望田政日削牛死不補客去不追今雖有存
者所得無幾欲乞先於側近軍分與主帥商議揀次等不堪出戰及
知農務之人每軍以十分為率差撥一二分列屯耕作其置莊買牛
造農器分課于並依昨差提領營田司已降指揮施行假之歲月以
新增廣從之○丙午宰相湯思退奏廣西遭寇數年乞降德音寬恤
上曰租稅收得多少不要文具務行實惠○戊申臣僚上言內外官
司賞來上者幾無虛日而吏部以磨勘轉官者其減年之數多於
實一之人乞令吏部今後遇以減年磨勘轉官者須將實歷過年數
對用謂如一年實歷用一年減年如此亦是合四年轉官者以二年
也詔從之○是月內批劉慶龍建寧府給舍黃中馬騏言度與郡
且一歲矣今被旨放罷莫知其故上批劉度黨附敢為欺罔尚除大
藩可依三降放罷指揮未幾中及騏亦以言去蓋龍大淵等初用事
時賢攻之其方故上意有朋黨之疑也○張浚復如淮視師始議
以四月進幸建康浚又言當詔王之望等還上從之幸建康之議涉
初不與聞乃與其黨密謀為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自浚受
命府且將二年講論軍務不遑寢食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
以資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
群盜又萬餘人要害之地城壁皆築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堰
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為
方且督和有利日決戰之語將士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有備
亦不敢動至是浚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踊躍思奮虜聞浚來亦
伯州之兵歸南京公邊清野以俟淮北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
領度節度浚又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
且以檄諭契丹虜益懼○初給度牒二萬道付諸路出鬻每道收
三百員侍御史周擢言今來正是起催折帛夏稅之時若添此一
愈見窘急每道乞量降五十千續有旨先次給降一萬道俟均賣
盡日別取指揮後上謂輔臣曰聞臨安所科已自紛擾不如且已之
○夏四月召張浚先是右正言尹樞論浚跋扈乃議罷督府而以戶

小侍郎錢端禮吏部侍郎王之望為淮東西宣諭使以代之之望未
行又拜左諫議大夫蓋欲使議論歸一也至是詔罷督府應平錢物
委端禮之望及淮東總領拍收時湯思退令王之望盛設守備以為
不可恃又令尹穡論罷督府官屬馮方又論浚費國用不貲又論乞
罷浚都督浚亦請解督府詔如其請言者詆浚愈力浚留平江上章
乞致仕者八上許之直學士院洪適當制有棘門如兒戲耳之句蓋
適自淮東總領召歸附思退意言浚邊備如兒戲故又形之制詞也
上察浚之中欲全其去制除少師判福州陳俊卿知泉州尋奉祠
李觀忠烈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何至
張皇如是耶嗟夫宣靖以來為虜所欺為和所誤為奸臣所罔曾
不一悔而一欲用兵少有喪敗上下翕翕以為危亡之必至不獨
為之罷大臣咎論者朝廷之議又為之一變矣甚矣人臣任責之
難也

五月壬辰宣諭以十七日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早膳次幸白石
教場閱兵○癸卯進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奏神勇軍權統領官
劉洪近已致仕乞改差左軍統領王明填闕上曰王明病目不可用
仍成諭王琪近所差劉洪年老軟弱今果死止是主帥作人情湯思

退而嘆曰陛下留意軍政下至偏裨皆知其能否真大有為之君
中○士子臣僚言盱眙并楚州界客人裝載貨物私相博換錢寶乞
禁止詔令宋肇嚴凝劉繹依認地分晝夜緝捕用心捉獲格外優異
推恩○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巳淮西宣諭使王之望奏同諸
將分定把截關隘戰守屯泊去處上曰可分明割下王彥王之望等
雖地分各有所管然兵不可太分如要逐處控扼使虜人不過兵家
無此理却要逐人回奏須用持大兵於重害之地又曰使諸將各認
地分別可若有緩急豈宜如此將兵力分在數處湯思退等奏聖鑒
如此請見機要○己巳詔夷陵之地今日為次邊利害下湖北京西
路制軍使司相度有無利便又見屯夔路兵聽鄰州差撥於夔州有
無妨○下湖北路并夔州路安撫司同共相度經久利便申取朝廷
指揮○秋七月丙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詹叔善劄子見年七十於
條合該致仕詔詹叔善引年知止足勵士風依條致仕特與一子上
川文○丁亥臣僚言昨因諸路綱運遲滯遂降指揮令寄居待闕
等事○優賞格以為激勸積久弊生其弊不一其一請託之弊
之弊其二夾帶之弊其三僥冒之弊凡此四弊皆歸於權

勢之人賄賂請求效巧爭奪乞將州郡綱運只差見任官管押
 夫全綱自有本州准備差使使臣據其多少貼差軍負亦可前
 戶部措置既而本部言欲下諸路監司一依今來臣僚所請
 再除修製冊寶行禮都大所一行官吏等已推恩了當所有
 官文諸色人未推恩可令有司討論施行臣僚言德壽宮官吏
 元轉一官及受冊寶又已推恩今若又復泛及似太重疊伏望
 行賜寢罷詔從之○戊申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兩司所以
 通物貨也滿來州郡官吏趣辦抽解之外猥多名色兼迫其
 輸實滯則減價求售所得無幾恐商旅自此不行繼而戶部欲行
 下實兩福建兩浙轉運市舶司鈔束所屬州縣場務遵守見行條法
 施行以違戾○是月江東浙西水雨雹詔災異數見江淮水滂避
 毀滅○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母有所
 隱○六部侍郎胡銓言當今急務莫大於備邊今與虜和議有可痛
 哭者今日之患兵費太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
 海泗之人不下數十百萬一日與之是置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

離咽喉也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而江浙不安三也絕
 之三四也自秦檜竭民膏血以奉虜民愁盜起齊述一變殺數
 郡國二十四同時大水今和議雖未必成皆曰又將竭吾膏血
 以得虜人今兩淮之人嗷嗷然皆曰又將如前日疲於虜使之往來
 而性命之不暇五也秦檜力排不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賢士大夫
 國之元老相踵引去檜末年遣張常先汪君錫網羅張浚胡寅等二
 十七人欲竄海島賴上天悔禍檜即殞命而三十七人幸脫虎口然
 趙鼎王庶李光鄭剛中曾開李彌孫魏矼高登吳元美楊輝吳師古
 等皆死嶺海或死罪籍怨憤之氣徹天今日和議或成則不附時議
 之士或蹈前日之禍必矣六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路允
 迪等二三大臣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虜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
 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如此檜不悟卒有逆亮之變覆轍不
 遠七也頃者虜人移書盡取歸正人檜一切還之如江南程師回趙
 自嗣等聚族數百人幾謀變今虜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之人與之
 以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八也自秦檜當國二十年空竭
 國力海內乾耗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蠹國害民殆有其焉

隆興二年

也真宗朝宰相李文靖公沆賢相也嘗謂王曰云我死公必相切
與虜講和自此必多事矣曰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十餘年間祥
瑞天書土木之役不息東封西祀餓饉荐臻曰始悔不用李文靖之
言夫祖宗盛時尚以和議為不可况今國勢委靡如此而復唱和議
使上下解體士氣惰怯溺於宴安之鴆毒國之元老如張浚王大寶
王十朋金安節黃中陳良翰相繼黜逐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韓愈云言老成重於典刑是何可輕哉十也願陛下堅守和不可成
之論力行其志自強不息則醜虜何足患哉天變水災亦當銷縮不
勞聖慮而滅矣○監察御史龔茂良疏略曰夫水至陰也其占為女
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為夷狄亂華而其間因權倖以致者蓋十七
八焉今左右近習不過數人衆所指目形于誦誦以陛下英明果斷
固不至容其為僭為恠第一二年來進退一人材施行一政事命由
中出人言譁然指為此輩甚者親狎之語流聞中外賚酬之作傳播
邇遐陛下深居九重何由知此時內侍押班梁珂及龍大淵曾覲皆
用事茂良疏蓋指此也會言者論珂罪詔與外任宮觀茂良尋遷右
正言入對首論積陰非解淫兩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
听愠怒而未釋者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二人皆宮邸舊僚且
狎有文學敢諫諱未嘗預外事茂良再上疏言德宗謂李泌人言盧
杞奸邪朕獨不知此其所以為奸邪也今大淵覲所為行道之人類
能言之而陛下尚未之覺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屢嘆百倍於未
言之前也疏入不報即家居待罪及王之望參政茂良以其嘗薦已
乞回辟詔除太常少卿茂良力求去乃命知建寧府○八月戊辰詔
用判橫州賈成之特令再任從廣西諸司言佐郡有方為政不擾也
○丙子臣僚言大理寺勘到左軍統制魏尚令人齎金銀來行在托
相識尋訪關節求帶閣職必曾聞有如此而得者是以效之欲望將
魏尚重作行遣別降指揮戒諭中外今後敢有受財贓滿者當以軍
法從事詔從之○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積雨無所鍾洩重為秋稼
之害可令逐州守臣考按古跡及今堙塞去處條具措置聞奏○是
月魏杞使虜先是上命湯思退作書與虜約許割四郡且求減歲幣
之半尋又命杞以宗正少卿充通問使杞及疆虜以書不如式不受
入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
易書歲幣亦如其數○魏國公張浚豐浚行次餘干以家事付兩

子斌村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疾革呼斌等于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後五年上追思浚忠烈加贈太師賜謚忠獻浚自幼即有濟時志在京城親見二帝北狩皇族繫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賊俱存故終身不主和戎之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論事上前必以人君當正心務學脩德畏天至誠無倦為先又以儲副為天下本自在川陝即上疏乞選養宗室之賢及為相復陳宗廟大計資善堂建皇子出就傳又薦朱震范冲充訓導之選每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若居錢塘易以安肆故自紹興至隆興屢以遷幸為言稟性至公嘗劾李綱以私意殺從臣宋齊愈罷其政大赦綱貶海外獨不原浚為請得內徙韓世忠軍士剽掠浚嘗奏奪其觀察使及視師淮上獨稱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其輔政以人才為急與趙鼎當國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至隆興初首薦論事切直折挫不撓者數十人及再相又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一時名士尤善於撫御將帥而知其才始在閩陝吳玠吳玠由行間識擢卒有大功於蜀劉琦晚出浚一見奇之即付以事任歸薦

于朝卒成順昌之奇功其他若楊政田晟王宗尹王彥後皆為名將事母至孝母喪浚踰六十哀毀不自勝事兄滉友弟尤至教養其子如己子置義莊以贍宗族其子祐甫畢襄事即草土拜疏言吾與虜乃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至誠惻怛之心無以交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群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是為監而深察之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感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卻矣

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為和議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禽獸迫人莫知其為大變獨公欲正人心雪讎恥復士宇鎮遺黎晚復際遇主議益堅雖天雷其功使公困於讒忌之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盛哉惜乎浚之功未遂而檜之毒愈深後來者遂以東南為正統之地以忍恥事仇為義理之當然補叔姪之國減歲幣五萬則朝廷動色相賀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五年之間所

爭者受書之儀而已可深嘆哉
○九月丙戌詔初除閣職供職人先令取索脚色委簿書官審人物不致驕駭鄙俗須歷任無遺關具詣實狀申閣門方許供職如未歷

差遣人候經任訖照驗印紙與理額外元名次撥填負闕雖有專降
指揮並許執奏○甲午詔江東浙西監司郡守比緣江東浙右俱被
水災卿等既分外臺之寄能於所部講明田事預為陂塘渠堰防患
未然使顯效著於將來者朕當不次親擢其或但為文具國有典刑
朕必不赦○臣僚言建炎間凡除郎官即於所降指揮便帶如未經
上殿令閣門引見上殿此蓋祖宗舊制不知於何年月始不帶行却
有先次供職之文欲望今後應除郎官一依建炎指揮仍令先次上
殿然後供職見其稍有不稱即令外任或與祠祿詔從之○是月以
王之望參知政事之望陳和戰三策又言今日無橫身任事之臣上
大喜即軍中拜之○虜分兵入寇○交趾來貢○詔今後命官犯自
盜枉法贓罪抵死除籍沒家財外取旨遵依祖宗舊制決配仍檢坐
天聖故事令學士院降詔○出內帑白金四十萬兩和采賑濟尋詔
發江西義倉米二十萬石賑濟○命湯思退督師江淮楊存中同都
督錢端禮吳玠並為參贊軍事初兵部侍郎胡銓因轉對為上言與
虜和可平者十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
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

酒而後為快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
詔以收民心天下幾乎其可為矣如此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
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恥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辱去十年而就
上與利害較然矣詩云母用婦人之言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虜
得四郡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懼密諭虜以重兵督和上聞有
命乃命建康都督王彥屯昭關而三衢江池諸軍相繼皆出又命
思退督師思退辭不行

魏公受任督府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凡萬二千餘人
東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規模措置方有次序湯思退
寡謀大略似檜然檜之主和雖陰與虜約亦未至密諭虜以
和之罪以成其議也是則思退之罪又浮于檜矣
先是思退與王之望堅主和議罷張浚兵柄銓爭之尤力於是大臣
皆不悅遂命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命下即趣行時金寇深
入中興郡邑皆望風退避高郵守陳敏拒之謝陽湖而大將李寶駐
師江陰不肯援敏銓檄寶出師寶先取密詔為自安計銓劾奏曰臣
范榮備淮李寶備江今寶逗留視敏弗救若謝陽失守大勢

去矣實懼與敏倚角退窮兵時大雪河凍銓親持鐵椎斷冰士皆奮
効銓與五糧同出使檣使浙東置家於安銓使江淮蓋受敵之地携
琴北行言者併指為罪與檣俱罷○冬十月乙亥詔都督江淮軍馬
楊存中與王琪郭振共議真楊六合一帶占據形勢險要去處措置
詳禦○詔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
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于治○十有
一月丙戌詔舉義兵略曰朕為人之後而不能報上世之憤為人之
君而不能拯斯民之厄故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為樂也
又曰朕以兵隙難開隱忍自屈仍遣魏杞街命復行不較禮文書辭
要易不愛四郡割以奉之乃渝元約又求商州且索臨陣係虜之人
是其更變無厭必欲尋釁初無休兵結驩之意朕重違太上聖意已
盡初式再換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之
人則朕有以國幣不能從也儻或不諧前好至於交兵天實臨之非
朕得已况我將校六師受國家爵祿之夕忠義所激自應奮勇捐軀
為國雪恥○甲午詔魏勝忠勇力戰陣亡可與贈正任承宣使仍賜
其家銀絹一千匹兩其子厚與恩澤郭淑在盱眙望風逃遁孔福在

州坐視虜兵縛橋過淮略不措置未欲便加軍法郭淑可勒停送
三府編管孔福可削奪官職白身自效

慶賞刑威人主所操以為砥世磨鈍之具也惟在夫
用之以明守之以信而已故有功而賞賞之無所顧各有罪而刑
刑之無所姑息賞一人而千萬人勸刑一人而千萬人懲而况乎
行軍用師之際將以求盡人之死力其可不知出此哉觀壽皇所
以厚魏勝陣亡之賞而嚴郭淑孔福逃遁苟偷之刑臣知忠臣義
士益思所以奮厲而全軀保妻子之臣有覩面頰矣

○是月楊存中陞都督先是湯思退既不行乃命存中同都督軍馬
及事急復以王之望為督視之望力辭乃陞存中為都督○詔諭歸
正官民云朕遣使約和首尾三載北師好戰要執不回朕志在好生
寧甘屈已書幣土地一一曲從唯念名將貴臣皆北方之豪傑慕中
國之仁義削去左衽投戈來歸與夫軍士人民厭厭腥膻喜我樂土
朕知其設意欲得甘心斷之於中決不復遣爾等當思交兵釁隙職
此之視之如讎共圖掃蕩○湯思退除職奉祠言者論其急於和
好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舡毀抗水櫃不
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詔責居永州行至信州憂悸而死
思退大唱和議密諭虜以重兵脅和欲與大獄劫二十

人不主和之罪則皆因槍之心而甚之也思退雖以此獲罪而周
榮王之望尹繼洪遵之徒為槍者多矣一沒豈足以勝百槍哉雖
大學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人論湯思退王之望尹繼洪致虜
人之罪而和議不可破矣

○特參知政事周葵實行相事聞諸生有欲相率伏闕者奏以黃榜
禁之略云靖康軍興有不逞之徒鼓唱諸生伏闕上書幾至生變若
蹈前轍為首者重賞典憲餘人編配黃榜出物論譁然於是太學生
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思退王之望尹繼洪致虜
人且斬之以謝天下書略曰逆亮授首之後朝廷擢用張浚都督江
淮勇人不敢犯塞蓋由張浚備禦有方是以寢敵人之謀故陛下無
北顧之憂矣自湯思退首唱和議之望尹繼洪附之極力擠排遂致張
浚罷去邊備廢弛墮虜人計中天下為之寒心而思退輩方以為得
計今虜人長驅直至淮甸皆思退等三人懷姦誤國豈可置之不問
哉此三人之罪皆可斬也臣願陛下先正三賊之罪以明示天下仍
言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為腹心召金安節虞允文王
大寶陳俊卿王十朋陳良翰黃中龔茂良劉夙張栻查籛協謀同心
以成大計上怒欲加重辟晁公武及右正言龔茂良同入對上怒稍

霽之望亦為之抹解乃止先是侍御史尹繼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
棄地者劾其罪屢和議決成所指凡二十餘人由是擢繼為左諫議
大夫而公武亦自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洪适時以中書舍人兼直
學士院○王抃使虜軍併割商秦地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
封略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為歲幣而已虜皆
聽許

○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
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百官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彼以從
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我以汲汲欲和而其志慮常陷
乎和之中前日之遣使報聘已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
幾幾乎而方且禁敕諸將申遣使介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者
又曰太上皇帝念此辭之未報雖享天位而不以為樂一日舉而
陛下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必能成此志也今釋怨而講和非
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屈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
為而不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其君人心辟違而天地閉塞
盛而禽獸愈繁是力幸南北之人而棄之豈曰愛之謂哉
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叙

○親征○以陳康伯為左僕射○錢端禮賜出身簽書樞密
權參知政事○閏十一月辛未詔內藏庫支借銀一十萬

遷戶部支遣日後令本部收簇撥還○是月詔館閣儲才之地
宗舊法更不立額○崔阜敗虜于六合○十二月甲申權尚書
工部侍郎何備進對因及用人才事上曰近日士大夫議論好惡多
不公心卿每論事皆可施行如卿所謂其言若善雖仇怨在所當用
如其不善雖親故不可曲從此意甚好○庚子詔方今多事理宜博
謀侍從兩省官每日一到都堂遇合關臺諫者亦許會議○是月撥
部鬻僧牒緡錢三百萬充會子本錢○赦沿邊諸州詔略曰正皇
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
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
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壬午之議和之未成者也癸未之議和之已成者也
之未成則諸臣當論和與不和之是非而當時洪遵金安節唐文
若周必大共為一議言和者多言不和者少惟張震張闡之論猶
近正而宰執獨無奏章姑以聽和議之自成耳是則前日之失也
今茲和議既成所以集議者但論歲幣之增不增地之割不割歸
正人之遣不遣邊成之撤不撤耳而諸臣猶有許之增幣許之割
地許之還歸正人者其曰世讎不可和者亦僅有張闡胡銓二人
而已向者康伯猶不王和議今則康伯亦附會而言和矣蓋靖康
之禍日遠月忘秦檜之毒日夕月深後生晚輩不念前猷遂以東

南為正統之地以忍耻事讎為理義之當然嗚呼平王東遷四十
九年志復讎之義此春秋之所由作也二聖之痛今四十年矣而
當時朝論稱叔姪之國則朝廷動色相慶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
五年之間所爭者受書之儀而已虛文何益哉此胡銓所謂幸朝
皆婦人也其亦有感於斯乎然而考之當時端人正士如黃通老
劉恭父張南軒朱文公嚴號持大議者而黃通老入對則謂內修
政事而外觀時變而已劉恭父自樞府入奏則謂復讎大計不可
淺謀輕率以幸其成文公自福宮上封章則謂東南未治不敢苟
為大言以迎上意南軒自嚴陵召對則謂虜中之事所不敢知境
內之事則知之詳矣是數公者豈遽忘國恥者哉實以乾淳之時
與紹興之時不同紹興之時仗義而行可也今再衰三竭之餘風
氣沉酣人心習玩必吾之事力十倍於紹興而後可不然輕率妄
動開邊啓釁恐不至遲之開禧而後見也

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車駕詣圓壇行禮端誠殿受賀畢參
知政事兼樞密院事錢端禮等同班奏事于後幄上宣諭曰宿
齋日大雪及饗景靈太廟圓丘幸得晴霽禮成端禮等奏曰斯實陛
下誠意格天端禮等退具奏乞宣付史館從之去歲有司請國朝郊
祀多用冬至乾德元年藝祖初郊是年冬至適近晦日遂改用十六
日甲子至道元年李繼遷叛遂改用次年正月所有今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冬至郊祀可遵藝祖近晦之義太宗改卜之典詔以來年正

將門
選將

王稽
王速
魏恭

治守
將奔
魏恭

又雨
謂飛
天以
實

陽之月零祀之辰尋又遵至道典故用獻歲上辛○丁卯起居舍人王稽中奏臣每念國朝罕有世家惟將家子有能世其家如曹彬之子瑋种世衡之子諤諤之子師道皆世為良將近日將臣子弟皆以武弁為恥上曰卿此言其當及至作文官又皆了不得稽中奏今國家閒暇正當選將萬一用武倉卒不可得之上又曰卿言其當乃奏乞於大將之家選武勇能世其家者尊顯之萬一用武不至無將可用若其無虞不妨陰壯國勢上曰卿此論極當深得今日之切務○王稽中又奏曰陛下留意北人然北人皆負陛下如賀允中老不知退遭白簡罷王之望謀國前後反覆異詞尹穡姦邪與湯思退陰結死黨使李南壽往來傳遞言語士大夫目之為白簡牌共為欺君誤國飛去邊備鈎致虜人渡淮幾危社稷上曰如尹穡尤可罪朕初以腹心待之乃姦邪至於如此稽中又奏曰如王速雖未甚有施設然多與尹穡屏人切切細語士大夫皆謂之姦邪賴陛下先知其姦乃併逐之士大夫尤服聖聰○庚午詔館職朕所以招延天下之英俊以待顯擢苟不親吏事知民情則將來何以備公卿之任可今後更迭補外歷試而用以稱朕樂育真材之意○乙亥進呈大理寺勘到

韓璉頓遇孔福案節目上曰韓璉亦合從重錢端禮等奏昨初得指揮欲令永州居住續奉處分令賀州編管上曰可令臨安府差人押赴貶所再呈頓遇案節目上曰虜人未過淮首先望風逃避且與貸死免真決刺配海外又奏孔福亦望少賜寬貸上曰孔福統三千餘人見虜兵繫橋更不迎敵及至橫澗山寨又棄兵民先走使盡被害罪不可恕當依軍法翌日詔孔福頓遇屯戍守邊郡金人未至棄城逃避內孔福又棄橫澗山寨致本處人民盡遭殺戮情犯尤重孔福特依軍法施行頓遇特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免真決可刺面配吉陽軍牢城收管○二月癸卯進呈有司以久雨引比歲例分遣郡縣吏禱于山川神祇上曰應天當以實此不必也兩浙以歲澇飢民流徙未復業比聞兩路身丁錢絹皆取於五等下戶其議蠲除之朕出內庫金幣歸其數於有司凡可賑贍以便萬姓若條具以聞小大之獄豈無冤滯其令御史慮囚朕將避殿減膳以答天譴○詔兩淮合行屯田以便軍實昨來郭振於六合措置已見就緒今來已除鎮江府都統制所有淮南東路屯田理合委官令郭振同王蕤周綜疾速措置其合用種糧農具牛畜等一就條具聞奏尋命鎮江建康鄂州

陳康伯謝安伯比
王莽助錢端禮
論是陳俊以
攻錢端禮
罪

軒舍人批
駁教
會執
政遇
晚奏
事

荆南都統并兼提舉措置屯田兩淮湖廣總領淮南湖北京西帥漕
兼提舉措置屯田守臣兼管內屯田事○是月尚書左僕射陳康伯
薨初高宗倦勤有與子之意康伯密贊大議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奏
冊上即位禮遇優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及是薨御書旌忠顯德之碑
表其墓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廷上謂輔臣曰陳康伯有器量朕嘗從
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臨終奏事無一語差繆出至
殿廬而疾作輿至第薨○三月丙寅刑部侍郎王莽進楚莊王定國
是故事上曰王莽進議誠有國之大戒今日之先務也朕當與執政
大臣凡百官僚思其未至以歸於是期共守之時錢端禮起戚里為
首參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端禮所逐莽陰附
端禮建為國是之說以助其勢於是吏部侍郎陳俊卿抗疏力詆其
非且為上言本朝無以戚屬為相此懼不可為子孫法及進讀寶訓
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
其言端禮憾之諷使求去是秋出俊卿知建寧府而端禮亦卒不相
○是月詔舉制科○夏四月丙申詔廬州兵馬都監郭璘特令再任
以金人渡淮保守焦湖舟舡無慮也○是月虜使來上國書始謂上

宋監北

北

為宋皇帝云○吳璘來朝尋進封新安郡王判興元府明年改判興
州○五月己酉朔上諭輔臣曰今邊事少寧卿等當為朕留意人材
錢端禮奏人主之職惟當辨君子小人若朝廷所任純朴厚重之士
則浮偽自革實效可成上曰固知如此君臣之間須相警戒○庚戌
中書舍人洪适進對上曰卿所繳秦墳差遣其當向後有合繳事不
須劄子但批敕將來又曰如有出自朕意事不可行者卿但繳來初
秦墳陳乞宮觀適繳奏秦檜藏姦稔惡金珠充牣其家墳乃其不肖
之孫革屋厚藏輒稱累重仰祿公然欺世玩侮朝廷故也○辛亥上
諭錢端禮等曰早朝與卿等每不從容今後晚間少暇時當召卿等
款曲論治道端禮等既退又遣中使傳旨每遇晚召令於東華門入
詣選德殿奏事

大

自隆興二年詔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間意有未盡自

今執政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又明年諭近臣曰早朝
每不從容今後晚間少暇當召卿等款曲論治道故召於選德殿
於祥曦引於水殿宴於觀堂從容坐席之間略同賓友軍國大政
古今理亂有事當商確若不妨敷奏有疑當開決者隨即徹聞故
洪适於晚對而見御屏列監司郡守姓名周必大施師點於前
而論辨可否如其事未施行則以不肯任事責魏杞如其除未

淳熙宗

當則以徇情廢法責允文至謂朕有關失卿亦不可不極言此宰
執晚召之更相
儆戒也如此

○甲寅臣僚言唐任劉晏二十載今之戶部始用也未必擇之精既
用也未必任之久多不一歲少或半歲已徙職而去矣孰能為國家
周虛實究源流而圖善後之計哉伏望陛下略依唐故事博選中外
之臣其材之可用者而試以財計之任又觀其稍有所成而付之版
曹之職苟稱其職雖數遷而至乎二府職固不徙也勿奪其權使之
得以號令州縣而趣督倚辦焉勿拘其制使之得以權衡低昂而通
融流轉焉夫然後國之有與軍之裕之民之利害皆得而責之彼亦
將朝思夕計畢精竭慮自任其責而不辭矣從之○辛酉中書舍人
洪适進仁宗久任許元故事上曰洪适所進故事切當今日之弊今
後非因昏懦不職不得遽有遷易其與利害績用修舉並依故事
優加旌擢顯用施行○壬申詔法令禁姦理宜畫一比年以來旁緣
出入引例為弊殊失刑政之中應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款直引
條法定斷更不奏裁內刑名有疑令刑部大理寺看詳指定聞奏永
為常法仍行下諸路遵守施行其刑部大理寺見引用例冊令封鎖

宋監七〇一

九二

架閣更不引用○是月宗正丞林邵言祖宗玉牒昨緣南渡散失不
存前後修纂惟太祖一朝事迹已經安奉太宗玉牒雖已成書尚未
進入太上今上玉牒目今見修自真宗至欽宗凡七世並未下筆緣
近來體例每修一朝玉牒必取旨開局方始修纂十年方許一進則
是列聖之書雖百年而未備臣今自修真宗玉牒十年計四十卷望
令本所日下繕寫同仙源積慶圖進呈降下玉牒殿安奉從之○六
月壬辰進呈右正言程叔達章論廬州申蝗蟲遺種生發徧滿田野
損傷苗稼淮南運判姚岳却行申奏蝗自淮北飛渡前來皆抱草木
自死仍封死蝗以進上曰岳敢以為嘉祥更欲錄付史館可降一官
放罷為中外佞邪之戒○丙午臣僚言科舉之制州郡解額狹而舉
子多漕司解其數頗寬士取應者往往捨鄉貫而圖漕牒至於冒親
戚詐戶籍而不之恤且牒試之法川廣之士用此可也而福建則密
邇王都亦復漕試見任官用此可也而待闕得替官一年內亦許牒
試本宗有服親用此可也而中表總麻之親亦許牒試或宛轉請求
或通問囑托至有待闕得替官一人而牒十餘名者欲乞申嚴詐冒
之禁其見行條法候今舉既畢付之有司重詳損益立為中制從之

又言國家二歲科舉集草茅之上親策于庭其間豈無一事之可行然有司考試多以文采為尚考在前列者始經御覽其間有言及諸郡軍民利害實迹偶文辭不稱實之下列往往獲於上聞誠為可惜乞自今有論及州郡軍民利害事實令初考覆考詳定所各節錄緊要處候唱名日各類聚以聞從之○秋七月庚戌知池州曾登申稱本州管下竹生穗實如米飢民採食之仍圖竹實之狀緘裹其物以獻臣僚論歉歲飢民食其不當食之物誠出於 餓迫切而已今池之民採竹實而食其亦迫切甚矣嘗任在牧民顧以為美事不謂之姦諛不可也較其罪與姚岳同科欲望聖斷將登罷黜施行詔從之○辛亥進呈王大寶劄子奏理財宜務本抑末農者天下之本也而商賈逐末競利日繁宜抑之以助農如前日免行之令偶因曹泳建言廢罷欲乞講明損益以復前制上曰曹泳所行唯免行一事至今人以為是民不可擾難以施行○臣僚言守臣之幣重內輕外革之宜更出迭入若未歷州縣不得居清要未任監司不得居郎曹外有治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擢之外任庶幾官宿其業人效其職無因循苟簡之意矣詔令中書省置籍○癸丑晚御選德殿御坐後有金

宋監 卷之九十一

九十一

漆大舜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為兩行以黃簽標識居官者職位姓名上指示洪适等曰朕新作此舜其皆是華夷圖其便觀覽卿等於都堂亦可依此○錢端禮等奏三省密院吏恐有額外人數乞降指揮不得存留上云此等事正在卿等行之已有指揮何待再行約束卿等若不能制吏何以糾察官僚○乙丑進呈臨安府結斷鋪翠銷金王三八等事上曰聞外間翠羽甚多若申嚴指揮未必禁得治一件足以警衆錢端禮奏今宮禁既不用自然外間可革○是月詔詣路監司帥臣將見任老疾守臣限一月公共銓量聞奏知縣委守臣體訪申取朝廷指揮如監司守臣互為容隱御史臺覺察以聞○鑄當一錢以上部言小平錢工料委與當一錢一體遂詔從之未幾從戶部之請給會二千萬仍將川蜀昨來發到鐵錢十五萬貫與會子品搭錢銀及公據於兩淮州軍換易其銅錢仰赴所在官司交納每七百文償以會子一貫尋以難行而止○八月己卯進呈營屯田文字上曰永豐圩見隸建康行宮歲收米三萬餘碩朕欲撥付建康軍中以助軍食亦以示至公之意卿等便可批旨施行○進呈減罷寫官房額外人錢端禮等因奏前日面得指揮減省權攝使臣及額

外人吏次日刷具盡皆減罷九日到滿舍有承旨司謝褒再二執獲
 須要存留王興祖等四人蓋有謝樣是其子上曰人吏何敢如此可
 重作行遣乃詔謝褒罷樞密院令史送處州編管令臨安府日下差
 人管押前去○庚寅詔應今後文武知州軍諸路釐務總管副總管
 鈐轄都監見辭並令上殿批入料錢文曆如託避免對並不得差除
 赴任委臺諫監司常切按察以違制論○癸巳臣僚言去歲江西湖
 外和糴其弊非一不問家之有無例以稅錢均敷此一弊也州縣各
 以水脚耗折為名收耗米什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剝脚百方乞覓
 量米則有使用請錢則有縻費此三弊也以閩會憤價許之還以輸
 官然所在往往折價至輸官則不肯受此四弊也詔逐路委漕臣并
 提舉往來巡按務盡和糴之意以革四弊如安坐不恤奉行簡慢必
 罰無赦○甲辰洪适等奏昨日張說傳旨詢問醫官換授事吏部供
 並無條法惟有王繼先以特恩換授上曰伎術官自是不許換授舊
 無條法之事豈可創卿等亦當如此○乙巳洪适等奏近來士風奔
 競爭圖換易舊有指揮已有差遣人不許入國門新授差遣人限半
 月出門今乞降指揮等執不許接見已有差遣之人上曰如此則失

兵部

洪适

之隘但在卿等力行○是月立皇長子愷為皇太子大赦○洪适奏
 浙東鹽司又闕官乞令宋藻不候告前去上曰卿等曾諭宋藻支還
 亭力錢否聞監司所至又要措斂錢物送胥吏至有六七百千者須
 丁寧鈐束○九月丁巳進呈付出嚴鄂劄子洪适等奏後省已留省
 詳只是編類之書舉子所用但以其筆札之費欲與免一解葉顯奏
 獻言者大率只要僥倖上曰亦不柰何若不采納便是塞獻言之路
 ○癸酉洪适等奏近有湖南漕臣任詔均州守臣戴之邵皆自請討
 賊之邵臣等不識之頃嘗上殿特與改官不知何如人陛下尚省記
 否上曰其人亦誕妄今不須留在極邊可召赴行在別與一近裏閑
 慢差遣○冬十月甲申臣僚言私鹽之不可禁者其弊三亭戶煎鹽
 入官官不以時給直往往寄居為之干請而後予之至有分其大半
 者一也煎煉之初必須假貸於人而監司類多乘時放債以要其倍
 稱之息及就場給直往往先已剋除其半而錢入於亭戶之手者無
 幾二也鹽司及諸場人吏類多積私鹽以規厚利亭戶非不畏法以
 有猾胥共為表裏互相蒙庇三也伏望申嚴禁戢從之○乙酉執政
 內務進對洪适等奏連日祠事恐聖躬少勞又蒙宣召不知有何處

乾道元年

分上曰亦別無事只為卿等兩日不曾奏事明日又是旬假恐事有積壓遂奏陛下勤政如此

臣留正等曰天下萬機之務無窮而人主應之亦無窮此古之聖人所以常有兢業之念而無怠荒之志也是故朝以聽政昼以訪問又以修令夜以安身一日之間所須有不數懈者禹之功位永賴猶曰克勤于邦文王日昃不暇食以成和乃民皆用此道以詔方來壽皇勤於聽政日對大臣講求治理于時兩日不奏事則有宣對之旨且慮休幹相連庶政或有留滯所以為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者其遠矣哉

○十有一月丙午上曰張師顏有一道之寄却公然以魚賊來此作苞苴可特降一官如或不悛重責典憲便令報行○己未詔後省旋次抽摘取上書可採者撮其樞要斷章取義立為篇目繕寫進呈從起舍趙師訓之請也○執政晚對上出牙牌一面鑄吏方禮兵刑工贓吏字疏事自於下方上曰朕已令製造數副記朝廷事卿等亦當依此以備遺志○十二月己丑進呈刑寺擬斷廣州新會縣令盧曇慶案為受周浩關節收禁梁棟等致死擬斷徒二年私罪該赦書原上曰國家法令多寬官員犯罪遇赦皆原只虧得以下人可特與勒停○丙申進呈刑寺擬斷陸知剛等詐官案大理寺並引赦贖銅刑

部擬特旨陸知剛陸知微陸知茂各決杖編管上曰所犯情重可並決配廣南孫大雅發陸知剛亦不易可特與職名是日降御筆近勅陸知微等詐官冒請事情法兩重刑寺約法斷刑並皆不當王弗可放罷陳良翰可降一官放罷當職官吏議罰將上既而潘景珪元徽之吳交如劉敏求各特降一官人吏並杖一百勒停○以洪适為僕射兼樞密使○知樞密院事汪徹為樞密使○是冬令監司郡守關到即奏事訖之任如本貫川廣見在本鄉居住之人即仰知通結罪保明取旨○是歲和義郡王楊存中薨追封和王謚武恭其祖宗閔為求興軍路總管陣歿父霜知麟州建寧寨亦死於虜難存中天資忠孝慷慨有大節從戎河朔高宗一見遂授以心膂之寄前後轉鬪大小二百餘戰金創被體終始宿衛四十餘年上以舊臣尤禮異之呼郡王而不名存中父子相繼死難母張氏見喪不殯亦引脰而死宗閔遇害祖母劉氏流落隴蜀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關數千里卒迎以歸李顯忠以罪斥存中保任之卒為名將御軍寬而有紀律所用將士不私部曲之舊輕財重義施不少吝所居建閣以藏御書上為題曰風雲慶會之閣○起居郎權中書舍人蔣芾直前奏云竊惟

樓

造

實

果

中書政本之地舍人之職不特掌行詞命而已故事亦許繳駁臣雖時暫兼攝亦不敢以承乏而怠於職事儻政令之有過者除授之有失當不免時犯天聽尚賴陛下容納上曰正欲卿如此不特政事與除授之間雖人主有過失亦可論奏

丙戌乾道二年春正月丙辰進呈郭振申董超等陞差上曰年皆及否洪适等奏年皆已及上曰立定年限方可杜其私意○壬戌進呈建康都統劉源繳納到逃亡事故橫行拱衛大夫至副尉軍兵將校都虞候至押官付身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二件上曰付身還有許多否洪适等奏果有此數見今委都司毀抹上曰此事甚不可得於是詔武畧大夫忠州團練使劉源特轉武顯大夫高州防禦使○甲子進呈汪應辰乞優恤利州路運糧百姓而漕臣亦具奏乞運糧二碩人支錢引二道計合降度牒八百餘道上曰中間亦曾免了一處洪适等奏成和等四州已嘗免夏秋二稅一年京西路諸州亦免二稅一半上曰利路運糧每碩與二千可紐計度牒支降○二月丙子詔宰臣奏乞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奉監司郡守可依薦奉舊法如犯入已贓當同罪餘皆略之庶多薦引以副任使○庚辰進呈臨安府勘

賞劄
源繳
納付
身

行罰
不私
親近

不關
趙陞
例

守法
不私
懿親
詔戒
獄吏
海法

到殿前司軍兵裴義等二名盜取駱邱錢物內有蕭郁呂宣未獲洪适等奏訓練隊將專管一隊事務不為無罪上曰統制官如何休得須各與降一官适等奏統制乃王公迷兼帶御器械陛下行罰雖親近不免天下安得不畏服邪○丙戌進呈戚方申審陞差統領官孟俊充統制副將董苑充統領洪适等奏孟俊今年九月方及三年董苑充統領係陞二等上曰孟俊可依差董苑陞二等恐後援以為例且已之上又曰立定年限省多少事亦是良法○壬辰進呈戶部措置每月官兵俸料減支見錢分數月中可省二十萬緡上曰不若且依舊例事稍動衆不可輕改○是月遣使賑兩浙江東饑○三月甲辰進呈吏部申安穆皇后堂姪女夫沈嶽補官方十二歲年未及格又趙氏乞收使故夫郭璠恩數與康汝濟等獄朝差遣上曰補官只爭二年無其利害可待年及恩例既不合換獄廟只可依條洪适等奏陛下以至公存心雖懿親不為少回况臣等官得用私意邪○壬子內降詔曰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囚邪而不辜者罹酷朕甚患焉卿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奸不容情罰必當罪用由于刑之中○丁巳進呈殿前

孝宗 乾道二年

大 審 官 實 改 實

司陞差將副等洪适等奏陞差但以年限殊不較量能否合亦呈試
事藝上曰拘以年限自是國家法令今後遇有陞差卿等可間點二
二名就堂下審驗與之語言能否自可見矣○庚申進呈吏部長貳
措置到選人改官引見令立班移近軒陛逐一宣名其間聖意或有
所疑之人即乞指名宣諭吏部侍郎令同到都堂審驗如不中選即
取旨別作施行上曰如此施行全在卿等盡心方得其實○甲子給
事中魏杞等劄子今來皇太子已講授孟子澈章上曰可令講尚書
治國之道莫先於此君臣更相警戒無非日所行事朕每無事必看
數篇

成五登三之隆蓋其垂精載籍深有所得於上古之書謂每無事必
看數篇勸講諸官亦以是書稽攷盛哉臣等竊惟治國之道無出
於畏天法祖恤民用人大端而書笑具之其君臣更相警戒若
禹之告舜無若舟朱傲惟慢遊是好益之戒舜罔游于逸罔淫于
樂傳說之告高宗無啓龍納侮無恥過作非周公之告成王無若
商王受之迷亂荒于酒德此其警戒之深切著明者無逸立政尤
拳拳焉此固萬世
帝王之龜鑑也

○辛未進呈李信父上書大略謂守令不得人且幸其所見閩之一

李信 父言 守令 五弊

方者言之如蚕未成絲已催夏稅禾未登場已催冬苗陛下固申加
禁止矣今蓋有今年而追來年之租謂之預借者荒郡僻邑有先二
年而使之輸者如編戶差役官吏全不究實陛下固申警有司矣今
則受財鬻法以合差役者隱焉其不應役之家則自甲至癸以次相
及使致賄以求免如節次減免租負何嘗不巧作追呼也如糶稻不
得收稅而今之收稅者自若也如過犯不得入役今之入役者自若
也常賦之外泛科名色容或循習訟牒不問大小輕重或罰使輸金
或抑使買鹽頃歲小不登鄉曲小民十百為群持仗剽奪借艱食之
名以逞其私憾倒廩傾困所在皆然官不能禁也上曰李信父書詞
理甚可取此五事合如何施行汪澈等奏守令得人即無此弊上曰
可行約束已降指揮召赴都堂審察卿等更看其人如何於是詔力
刑部檢坐見行條法指揮申嚴約束行下如有違矣去劄仰監司覈
察按劾聞奏○是月親試幸人賜蕭國梁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榜首
本趙汝愚以故事降居第二○洪适罷相奉祠以臣僚交章論之也
○夏四月甲戌朔進呈劉拱等以措置李金賊徒了畢推賞上曰朕
已批與劉拱近時儒者多高談無實用卿則不然能為朝廷了事誠

洪适 罷相 實 改 實

以淫
兩求
言決
獄

嚴
兵籍

行法
不問
威里

劾大
臣任
事

許
院呼
巨武

可賞也○丁丑上諭執政卿等當謹法令無創例以害法如齊輩兼
局之類切不可放行○戊寅詔淫雨為沴害及禾麥可令侍從臺諫
講究所宜以聞其臨安府并諸路郡縣見禁刑獄立限結絕委官分
詣檢察○乙酉臣僚言訪聞昨御營司招收弓手所管二千二百人
見在殿司以殿司而有弓手之名色目不類又聞王琪招收百姓一
千四百人專充養馬并輜重尖頭犬率游手不妨在外營趁又聞馬
司逐月勘支効用軍兵一萬六千二百餘人似與密院兵籍考數目
不同望付密院審實銷落虛數所有弓手并養馬軍兵並行揀閱將
強壯堪披帶之人收附以充戰士疋羸老弱並行揀汰詔委都承檢
詳揀閱仍取會不同因依申密院於是檢詳晁公武取會殿前馬步
三司在外諸統帥之兵各開具置籍聞奏上曰朕令殿帥王琪措置
三軍有掌記子將各人武藝注於其下甚易見○丁酉進呈莫濛程
逖司馬倬等奏知荆南李道所為乖謬政出胥吏妄用經費專意營
私盜賊群起不即擒捕上曰李道輒恃威里敢爾妄作可與放罷葉
顥等奏陛下行法不問威里天下聞之孰不畏服耶○己亥臣僚言
祖宗留意考課之法王安石始罷之欲望遵用太宗故事應監司郡

守朝辭日別給御前印紙曆子至於具其利除其害各為條目每考
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任滿精覈詔經筵官參祖宗法與見行條制
務要適中可以久行○是月除浙西圍田以其壅水害民田故也○
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葉顥能以臣僚論列也仍將納賂求差遣
人林懋能周良臣送大理寺○五月甲辰進呈饒州關守臣葉顥等
擬俞劄且言其作邑有聲鄱陽大郡但此人履歷未深上曰選材治
劇亦不須較資格也可依擬差○丁巳上宣諭宰執曰近日臣僚劄
子多言大臣不任事卿等更宜勉力如朕有所不至處卿等須來理
會或事有不可任但來執奏○庚申御筆不曾任守臣不得除郎官
魏杞奏其間却有任監司人未審合與不合除授上曰監司察州縣
者也事同一體○丙寅詔今後看詳四方投獻書劄文字擬定等第
將上○丁卯詔行下諸路監司守臣察今秋有田禾不熟之處預先
講求救荒之政如將來水旱去處却致無備必實于罰如備預有方
當議推賞○六月壬午林安宅蔣希奏臣等備員有地所職在於兵
將如二三大將陛下之所深知偏裨之間有才者亦多但臣等素不
相識無以知其才否欲自此與之相見上曰卿等於審察或陞差之

際觀之亦可見其人材且如三省呼召文臣卿等亦可呼召武臣文武自當一律○癸未王懌入見進對奏又晴極暑上曰又晴得百穀堅好朕寧受極暑不敢憚也○丁酉中書舍人王曠起居舍人陳良祐言和糴之弊害及於民守令之罪也朝廷拋降有定數而州縣額外倍科朝廷降糴本於州縣而州縣十不支一二乞令州縣各置場申嚴條法從之○中書門下省言州縣等官在任有合支請往往援例請過官錢理宜約束詔帥臣監司覈察○是月罷兩浙市舶司以言者論兩路市舶所得不過一萬三千餘貫而一司官吏請給乃過於所收故也○乾道新書成○詔幸制科許侍從薦幸或監司守臣解送及權能注疏出題○廣西提刑張維奏曰昔漢宣帝嘗曰庶民各安於田里而工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臣今攷察守令以政平訟理為臧以政不平訟不理為否而臧否之中復有優劣凡臧之品有二否之品有二詔諸路監司帥臣依張維所奏察本路守令限兩月各具臧否以聞不得連衙○是夏初令戶部印給交子三百萬緡行於兩淮不得過江南○秋七月乙卯臣僚言出官人銓試中而後使之從仕陛下之命也近觀將仕郎都謙亨差監潭州南嶽廟

本人係隆興元年八月內因父致仕陳之思澤補官既未曾銓試又補授未滿三年陛下法令如此之備申令如此之嚴必欲違矣臣所未曉也乞指揮今後初出官人陳之思差遣先令吏部具本人曾與不曾銓試申尚書省然後取旨除授詔都謙亨擬差遣更不施行餘並依奏今後執政常遵近制仍戒諭後省官毋再忽慢○庚申執政內殿進對上曰前日一雨之後想見禾稼秀實魏杞等奏浙中田間正望此一雨兼聞江東亦自豐熟上曰今歲秋成可望甚可喜也奏事訖杞等退而私語曰主上憂勤如此與夫必待進戒而後知稼穡艱難者遠矣○八月丁丑進呈內東門司申內人紅霞幘韓氏得旨轉郡夫人依外命婦支給請受據戶部供外命婦郡夫人即無祿令上曰祿令如此朕不欲破例此事且已朕禁中自理會也○丙戌詔林安宅主伯庠論葉顯姪元濟受周良臣請求贓事訊驗無跡事干大臣風聞失實林安宅可能同知樞密院事王伯庠罷侍御史丁亥進呈周良臣等案上曰林安宅主伯庠昨日之罷亦非得已若不如此行遣自後大臣必為人汗巖受曖昧之謗周良臣等可踈放林安宅可筠州居住○是月降會子交子各二千萬均撥於鎮江建康兩

以錄 以錄 以錄 以錄

中都 官不 濁 莫濟 言責 又在 又任

上察 聞過

實異 實異 實異

推貸務如兩淮人過江南許將交子於務場換易會子江南人過兩淮亦聽用見錢或會子就務場對換交子行使○九月丙午知鄂州汪澈劄子臣頃任御史嘗奉選人李允升以贓汙送大理寺所有臣繆奉之罪望有司施行詔特降兩官○甲子詔今後臺諫侍從章奏各置一簿隨所上錄之一以留禁中時備觀覽一以授大臣使之詳閱有事已行而輒廢或行而以法有礙於民未便及監司郡守言與事違者各以時糾之從秘書少監汪大猷請也○是月温州水災遣使賑之○地震○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贓貸死決配建康帥守王佐坐容縱允升尋醫離任追兩官勒停建昌軍居住提刑表孚以失按降一官○禮部員外郎莫濟為司農少卿魏杞奏曰濟嘗中詞科且掌南宮殿奏但恐議者以為蹊徑未是上曰中都官初不分清濁如司農責任亦甚重以士人除授亦無害也濟尋奏言為治在於任人任人在於責實任人而不能久則賢而能者無以見其長惡而不肖者得以逃其罪雖有責實之政將安所施今輔相大臣或數月而已罷寺監丞簿郎曹卿監不踰歲而輒遷恐進退人才似乎稍驟也詔所論甚當凡百執事各勤乃職期底于治○汪大猷奏乞令諸帥不

拘部曲各精擇二兩人必實言其或智或勇或知其有某材可用或幸其任某事可取悉以名聞分命文武禁近之臣更迭接見與之談論兵家之務然後賜對便殿略其言語儀矩之失取其材力謀略審其可用試之以事立功則奉者同賞敗事則罰亦如之詔從之○冬十月乙亥吏部尚書陳俊卿進對奏臣典選事但當謹守三尺檢校吏奸至於愚暗所見或未到亦望聖慈宣諭時時訓教之君臣之分雖嚴而上下之情不可不通上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宜盡言俊卿奏自古惟唐太宗能導人使諫所以致正觀之治上曰每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樂人言未嘗不鄙之上退御講筵講罷上曰朕雖無大過豈無小失卿等不聞有所規諫恐思慮有所未至賴卿等補益周執羔等奏曰陛下聖明事無過矣上曰卿等若只備位非所望於卿等梁克家奏容臣等退思苟有關失不敢不盡言○周執羔嘗進對上曰卿有所言朕未嘗不行朕有過失卿當直言有司之過失亦當言之○進呈知温州劉孝驥劄子以本州大水之後乞降度牒應副修築塘埭事上因言朕近日覽神宗紀見是時災異甚多何故魏祀等奏天出災異謹告人君正如父母訓飭為

孝宗乾道二年

人子者不必問自己已有過無過但常恐懼修省而已上曰卿之言甚善若不恐懼修省自取滅亡之道也○己丑臣僚言役法科擾大略有弓兵月巡之擾有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限之罰有將迎擔擊之差有催科填代之費有應副按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勞凡此之類皆役法之所深懼若蒙朝廷約束無復如前科擾天下幸甚詔監司常切覈察○先是饒州歲貢金一千兩詔減十分之七○兩雷○十一月辛亥執政進呈次上出吳蓋妻趙氏乞故夫遺表恩澤奏異姓上曰不知前此有無躡例可以行否魏杞等奏容檢照舊例上曰今後有文字更不批出只與卿等理會庶幾不錯杞等奏若無例臣等亦不敢行陛下欲只與臣等理會如此政令豈有過幸者○乙卯詔執政私第接見賓客除侍從稟議職事外其餘呼召取覆官止許各接見一次○丁巳殿中侍御史單時言伏觀制旨監司於所部保明郡守郡守於所屬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令中書門下省籍記取旨甄擢然人之才術各有分量吏之治迹未易稽攷臣願訓敕監司郡守列其所幸之人治狀之目詳著于薦書然後大明賞罰幸得其實則受上賞幸失其實則實重憲庶幾選幸之法得矣從之○甲

子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教場抽摘進呈三司軍馬有旨慰勞錫賚諸將鞍馬金帶以及士卒賞皆有差時久陰曠暨皇帝出郊雲霧解駁風日開霽○是月起居舍人洪邁直前奏臣幸得以文字簿伎待罪屬車間每侍清閒之燕獲聞玉音凡所摘論莫非中的微言善道可為世法退而執筆欲行編次而致諸起居注皆據諸處聞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故使洋洋聖謨無所傳信臣伏觀今月五日給事中王曠進講春秋古入伐杞言周室中微諸侯以強凌弱擅相攻討殊失先王征伐之意上曰春秋無義戰周執羔進讀三朝寶訓論文章之弊上又曰文章以理為主陳巖叟等奏刑部事上曰寬則容奸急則人無所措手足此數端皆承學之臣日夜探討累數百語所不能盡而陛下蔽以一言至明至當然記言動之臣非能宣究恐非所以命侍立本意欲望聖慈令講讀官日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仍乞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庶幾百世之下咸仰聖學以迹聰明文思之懿從之○步帥陳敏言本司所管官兵二萬餘人今汰去老弱二千餘人以所請錢米論之歲費四十八萬貫推究諸處共約有二十萬餘人以十分為率汰去一

定國用經制命筆執製用

密院書畫黃

樞密院密白葉顯魏杞並相用陳俊卿忠諫中外人

分老弱計二萬人每歲可省七百二十萬貫如是則費用省而國自富老弱去而兵自強矣從之○十一月庚寅左司諫陳良祐奏今之言利者多要生財生財乃所以病民國用愈見不足願取見一歲賦入之數其取於民者已過則從而蠲免之以寬民力取見所養官吏與兵之數其可省者從而省之常令財用十分以七分養兵與官吏三分以備非常如此則上下兼足上曰朕常有志故免和買及折帛等錢以寬民力但如今未暇良祐奏舊來本無此等錢皆是軍興時科取講和之後依舊不除今取於民者竭矣若制節國用令出入有度稍有蓄儲即可行陛下之志矣上曰因卿之言當定經制○辛卯詔朕惟理國之要裕財為重夫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量入為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可同知國用事庶幾上下同德永底皇康○丁酉起居舍人洪邁奏天下萬務出命于中書審于門下行于尚書所以敬重政令期于至當而已初無文武二柄東西二府之別也今三省所行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畫黃宰執書押既而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畫黃過門下而中書不預則封繳之職微有所偏况今日宰相樞臣兩下兼領因而釐正不為有嫌欲望詔樞密院自今已往凡已被旨文書並閱中書門下依三省式畫黃書讀以示欽重出命之意詔從之然樞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閱門下省謂之密白○是月以葉顯魏杞為左右僕射簽書將帝兼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兼權參政先是上猶未能棄鞠戲又將游獵白石俊卿時為吏書上疏力諫後數日入對上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諫朕決意用卿矣俊卿再拜謝上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為忠臣矣○兵侍陳巖肖因對奏近觀宣麻並拜左右二相同日除參樞二執政中外相慶以為得人然臣以為大臣當稍付之以權使之任天下之責上深嘉納○曾覿龍大淵以舊恩竊龍士大夫顯出其門言事者語或及之往往獲罪時陳俊卿受詔館北使大淵為副公見外未嘗與交一言大淵造門納謁亦謝不見一日中書舍人洪邁見俊卿曰人言鄭聞黃除右史其當除其官信乎俊卿曰不知也詰語所從邁以大淵對俊卿他日入對具以邁語贊於上前曰臣不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其密伺而播之於外以竊弄陛下之威權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其忠黃為

孝宗乾道二年

卿逐之俊卿再拜謝退未及門已自中外快之○虜使來庭俊卿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覲其狀花書而不名俊卿却之掌儀懼曰俊卿恐生事俊卿使語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巳前故事耶使者詞屈乃問俊卿爵里甚悉而易狀書名以遣曰特為陳公屈耳自是遂為例

乾道二年正月甲辰內降詔曰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持巧心設貳端者有禁朕選任廷尉理官以法付之而比年以來顧以獄情白于執政探取旨意以為輕重甚亡謂也夫人臣率要有司致詳閱是之初五聽參具在彼有情在我有法相當而已而又何咨焉繼自今其祗乃心敬于刑惟當為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賞于罰罔有攸赦○癸丑何逢原除金部郎官上曰恐儒者不肯留意金穀事如呂摺問簿籍都不知卿等可面諭何逢原令留意職事

戶部理天下財穀即位其間者有五而司珍之責莫重焉為郎於此而恬不以事為意則均節邦之財物致其薄止費其地守以制盈虛之柄者將孰任其責也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夫委積芻牧之微雖聖人未嘗有不屑為之心也而况司珍之事又有大於委積芻牧者乎壽皇聖訓與夫子若符節

○是月度支郎唐瑒言自紹興二十一年即造會子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二千八百餘萬道止乾道二年正月六日以前措置收換外尚有八百餘萬貫在民間未收今來諸路網運依近降指揮並要十分見錢故州縣不許民戶輸納會子致流轉不行商賈低價收買輻湊行在所以六務支取攤併喧闐今欲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權貨務召人依見立價例全以會子進納庶幾少息攤併之弊而會子在民間亦不過數月便可收盡詔先以給降度牒并助教帖各五百道候出賣將盡取旨接續給降○中書門下省言昨來支降交子付兩淮行使緣所降數目過多及銅錢并會子不許過江是致民旅未便今措置令銅錢會子依舊任便行使應官司見在未支交子今差人管押赴左藏庫交納○二月壬申上曰朕已草得一指揮理會財用少頃降出御筆云自後管禁內人并百官將校軍兵諸司人每月初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月支過已上五項請給數目并非泛支用造冊進呈便從此月為始外路軍馬可降式樣付諸路總領逐月開具自此遂為定式○上謂輔臣曰將參政理會財用已尋見根源初帝因謝新除留身奏云方今費財最甚者無如養兵近

根財用

備不求

將周務

賢

見陳敏棟汰二千人戚方棟汰四千人夫汰兵固良法然今日之兵多是有官人與之外任依舊請券錢又添供給雖減之於內添之於外亦未見其益既減六千人必又招六千人填額則是添六千人耗蠹財用矣契勘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年半內可省二百八十萬貫俟財用稍足可遂旋招收強壯訓練而用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因奏紹興以來初分五軍并內外諸軍分合添減之數上以為然故有此宣諭○乙亥架閣衛博論用人宜錄所長棄所短上曰卿言極是用人不當求備知禮者必不知樂知樂者必不知刑若得其人不當數易宜久任以責成功○丁丑上言虜主葛王禽荒日事田獵修造宮室土木之工不止後宮亦多其侈靡又過於顏亮大與初即位時不同要之人主侈心一生其弊至此朕每以自儆戒卿等見朕有過亦當規正○蔣希奏臣近朝德壽宮恭聞太上皇帝玉音云主上勤儉過於古帝王上曰朕亦自以為勤儉無愧唐太宗惟是功業遠不逮太宗希奏功崇惟志陛下既有此志守之以不怠何患功業之不成○壬午起居舍人洪邁奏兩省每日行遣錄黃文書盈於几閣多有常程細故不足以煩朝廷專出命

以庚午

二二

者使中書之務不清無其於此上曰朕嘗見通鑑載唐太宗謂宰相聽受辭訟繁於簿書日不暇給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朕見欲理會卿所論可謂至當○宣諭葉顯曰今日可進入武臣薦舉兵將官冊子朕欲周知其人願奏宜於無事詢訪以備緩急陳俊卿奏陛下曾記得王存否其人似尚可用上曰朕識之寇暴之人今老矣智力皆無所用也○乙酉詔降下武經龜鑑孫子令密院差使臣一員給賜鎮江都統戚方建康都統劉源仍令選擇兵官各賜一本○乙未進呈環衛官元有指揮不許差戚里前日得旨差潘才卿有礙元降指揮上曰卿等如此理會甚好可別理會○戊戌諫議陳大謙言近探報虜聚糧增戍以其太子為元帥居汴宜擇將帥揀選禦備之策上曰此今日急務昨王琪請築揚州城卿等見文字否葉顯奏以至於都堂議論尚未定魏杞奏淮東之備宜先措置清一州高郵一帶庶可遏虜糧道上曰若把定高郵不放糧艇過來則虜不能入留淮上自當引去也○三月庚子宰臣葉顯乞抽回州馬一曰此豈得已亦要熟商量近來沿兵練一自容易惟養兵最難此豈有定論他時財賦有餘自可增招願又奏昨日陳敏對陛下必已付六合

孝宗 乾道三年

吳璘 吳玠 吳玠 吳玠

戒臺 諫私 受短 卷

論備 生不 建時 實

虞允 文乞 抑用 養兵

事上曰亦說却欲帶步司人去顯奏陳敏甚曉地利且有志立功名
上曰若陳敏等守高郵甚好却別擇一步帥亦難得人○是月宣撫
殿前司選鋒軍九百人騎入內射○夏四月丙子宣殿前司選鋒等
軍五百八十二人車二十四兩入內教○庚寅右軍統制張平奏事
上曰兵謀務要決勝不得輕發有功者雖讎與賞有罪者雖親與罰
○是月併利州東西為一路以吳璘為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兼知興
元府璘尋薨初璘病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無棄四
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為人剛毅靖深喜大節略苛細
讀史傳曉大義其御軍恩威兼濟士卒樂為之用每出師指麾諸將
風采凜然無敢犯令者故所向多捷玠死璘為大將守蜀捍虜餘二
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其威名亞於玠其選諸將多以功有告以薦
材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
邊人宿將之心怠矣故所用後多知名嘗著兵法二篇追封信王謚
武順○五月戊申上曰昨批韓曉奏狀知隨州林嶷放罷如此處置
莫是葉顯奏臣昨見言者論罷韓曉臣知林嶷陰遣其家屬在行在
納短卷於臺諫臣方欲再開陳今陛下批出可謂明見萬里之外陳

宋史卷之二十四

二八

俊卿奏近日此風頗盛是使監司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按縣官上
曰此風誠不可長朕方欲手詔戒諭臺諫○辛酉王炎奏近來士大
夫議論大拘畏且如近詔王琪至淮上相度城壁朝士皆紛然以為
不宜上曰此何害儒生之論真不達時變昔徐度言通世務者在乎
俊傑朕與卿等當守此議論他不足卹○是月振泉州水災○安奉
太宗真宗玉牒及三祖下僊源積慶圖哲宗寶訓○六月癸酉上曰
朕欲依祖宗故事先令有司具囚情款前數日進入朕親閱之可釋
者釋之可罪者罪之庶不為虛文可降指揮今後並依祖宗典故○
丁亥度支趙不敵言將帥未必知兵徒務聲勢今日添使臣明日招
效用但資冗墮未見精雄上曰此正中今日將帥膏肓○是月命知
院虞允文宣撫四川代吳璘也允文尋言夔州義士金州保勝軍見
管七千餘人皆建炎紹興之初自相結集固守鄉閭最為忠義而州
縣全不加卹分占白直應副往來又有都統司差役科擾欲乞差皇
南備為利州東路總管金州駐劄令專一主管於農務隙時往來教
閱或緩急有警可責令分守諸閩從之○秋七月辛亥臣僚言戶部
申請諸路並限一季出賣官產拘錢發納且以江東西一廣論之利

孝宗 小記

曠之間人戶彫疎弥望皆黃茅白草膏腴之田耕猶不遍豈有餘
 可買官產今州縣迫於期限且異有厚賞不免監銅冰長抑勒田鄰
 乞寬以一年之限戒約州縣不得抑勒如有違安重賞與憲從之○
 癸丑諫議陳良祐奏民間傳邊事多是兩下說成爲滿雖不得已要
 不可招敵人之疑如近日修揚州城衆論以爲無益上曰正欲爲備
 如何無益良祐奏萬一虜人衝突兵不能守則是爲虜人築也今遣
 二三萬人過江虜人探知却恐便成釁隙上曰若臨淮則不可在內
 地亦何害良祐奏更願審思今日爲備之要者無過選擇將帥收蓄
 錢糧愛民養士上曰卿言甚是○甲寅上曰淮東備禦事此須責在
 陳敏萬一有警却恐推避設事卿等宜熟與之謀魏杞奏臣等昨爲
 陳敏約敏亦自任此事今朝廷但當稍稍應副之而已上曰是○是
 月以皇太子憤疾大赦天下尋薨○閏七月丙寅朔宣諭曰朕欲江
 上諸軍各置副都統一員令兼領軍事宜惟儲他日統帥亦使主將
 有顧忌不敢專擅作過○戊寅郭剛除鎮江副都統上曰郭剛之除
 聞鎮江軍中甚喜葉顯奏郭剛甚廉軍中素所懋服○庚辰上論理
 檢院故事因謂葉顯等曰朕常思祖宗創立法度以貽後人後世子

孫不能保守極可惜上又曰創之甚難壞之甚易蔣希曰臣嘗記元
 祐三年進士第一人李常寧廷試策破題四句云天下至大宗廟社
 稷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上曰誠爲明言希奏所
 謂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人主一念慮之間不以祖宗基業爲意則
 事事放倒馴致敗壞故人主每欲自警戒常恐一念慮之失上曰朕
 非獨自警戒而已且憂後世子孫不能保守爲可惜也○癸未臣僚
 言閩中鹽筴之弊有五官余浩瀚而本錢積壓不支間或支俵而官
 吏剋減計會繁費貧民下以皆不樂供官而大半染於私販一也綱
 運之人非巨室則官也載縣官之舟籍縣官之重影帶私鹽出菜二
 也州縣斤賣多置坊居行之胥輩其權秤之減剋泥沙之雜和官皆
 不之問私價輕而官價重官鹽雜而私鹽直鄉村之民大半食私鹽
 故官菜不行三也巡尉未嘗警捕但日具巡歷申於官長月書所到
 實於驛壁私販猶商莫之誰何四也今之邑數賣官食鹽與夫借鹽
 本錢者多是給虛券約綱到數日支給甚至拋數賣之數以之者保
 攤及僑戶其見在鹽却封椿不得支出謂之長生鹽若人亦不願請
 鹽只納數數之半以貼陪官將官鹽貯之別所以添後日之數謂之

孝宗乾道三年

還魂鹽猾吏攬撲民戶貼官錢請塩出賣出息則與民均分謂之請
鈔塩五也况閩中崇岡峻嶺民難惡瀨商旅興販流轉實難故鈔塩
之法不可行乞講究利害盡革前弊明年二月施行○珙自劉珙自
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贊之以
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衆謀徇私見
而有獨御區宇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
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羨餘之弊曰州縣賦入有常
大郡僅足支遣小郡往往匱乏而近者四方尚有以贏餘獻者不過
重折苗米或倍稅商人至有取新賦以積餘錢捐積逋以與州郡州
郡無以自給不過重取於民此民之所未便一也和衆之弊湖南江
西為尤甚朝廷常下蠲免之令遠方之民幸手相賀曾未數月又復
分拋州縣既乏緡錢將何置場收衆民間閔引無用則與白著一同
倘有以革綱運之弊自可減和衆之數此民之所以未便二也望詔
止之上嘉納尋以珙為翰林學士○珙嘗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
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以為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
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

敬信而其功列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
之綱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
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
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
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
以是告高帝者上亟稱善○八月乙未朔○是月禁兵官交結內侍
時鎮江軍帥戚方刻剝役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陳俊卿奏外議內
臣中有主方者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左右素主
方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
獄成陳瑤決配循州李宗回等降罰有差於是詔戒兵將官交結內
侍公行苞苴自今有違矣必罰無赦上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
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欲且遣王抃至彼檢察奸弊留數月
而後歸庶新帥之來不至循習俊卿又奏曰今但遴選主將則宿弊
當自革矣上曰政患未得其人耳俊卿曰苟未得人更宜精擇既已
委之則當信任今未得其人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躰
且軍中財賦所以激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他當一聽之今

魏杞

陳俊 卿乞 書務

劉琪 論核 復未 易

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為失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耳議者顧以為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俊卿又不可獨奏言通奉詔旨有以見聖孝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喻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於禮為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夷之而遂自為失禮以徇之也蔣芾猶守前說俊卿退復為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他時輕侮何祈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之○葉顯魏杞罷相奉祠以郊祀雷變故也○詔戒士大夫因循苟且誕謾奔競之弊○命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時政闕失○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琪同知樞密院俊卿言於上曰執政之臣惟當為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當務之急上甚然之一日審察吏部所注知縣有老不任事者俊卿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俊卿曰此豈足以勞聖聽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聞○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劉琪奏曰復

雖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可輕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漢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修政之功哉琪曰高光惟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寄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為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脩政事而已其終至於外攘夷狄以復文武之境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為也上深然之○十二月甲寅詔諸路訓練兵官將逐州揀中見教閱禁軍內事藝最高強身貌強壯為上等事藝高強身貌瘦怯為中等餘並為下等限一月置冊開具申密院○是月詔今後已降指揮合待報事令諸房置簿隨日抄上時行檢率拘催仍令左右司勾銷結押如有違慢士廩三省開具取旨○是歲定改官以一百人為額○廣東提率茶鹽石敦義坐盜鹽脚錢入已貸死刺以二十人為額○廣東提率茶鹽石敦義坐盜鹽脚錢入已貸死刺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二十四

孝宗 乾道二年

